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当工長前夜

秦国光等著



工农兵创作丛书

当 工 长 前 夜

秦国光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内 容 提 要

本集共收作品十篇，分成两辑。第一辑大多是写工厂方面的，第二辑都是以农村为题材，描绘农村新人新事的。

“当工长前夜”描写一个普通炼钢工人党提升他当工长时的内心感受，起先他怕文化太低不敢当，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，他毅然决定一面当工长，一面进夜校学文化。“老福的算帐田”描写一个老农民不相信密植，反对密植，社里只得给他三亩田自己耕种。老福拚命干活，打算秋后同社里算帐，结果密植田大丰收，老福的稻虽好，收到的粮食还是差得很远。这件事有力地教育了具有保守思想的人。“冲倒铜台”描写一个山村的小社，原先由于缺乏劳动力，工作困难很多，大跃进以后，办起了公共食堂，托儿所，解放了妇女的劳动力，这个山村小社也就飞跃发展了。其他各篇，也都是描绘新人新事的作品。本书由“萌芽”编辑部编。

工农兵创作丛书(28)

当 工 长 前 夜

秦国光等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094号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销

书号 0496

开本787×1092 耗1/36 印张2 字数36,000

1959年2月第1版

195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16,000 定价(六)0.15元

目 次

第 一 輯

当工长前夜	秦国光 (2)
四百零五次的故事	秦国光 (8)
“抗旱”姑娘	何家麒 (16)
夜路偶遇	李仁孝 (21)
破浪前进	陆品山 (28)

第 二 輯

老福的算賬田	季天根 (36)
冲倒鍋台	孙 因 (43)
王老厚大跃进	王庭富 (55)
借馬	朱金城 (62)
小老师	正 示 (65)

第一輯

当工长前夜

鞍鋼 秦 國 光

在平爐上干活时倒也覺不着啥，一下班洗完澡，換了衣服，走出厂区，心里才感到有說不出来的舒服。陣陣的微风吹过，特別令人惬意，周身每一块肌肉都象是被凉水冲洗着一样。以往，王德才下了班，总是挟着飯盒，沿着这寬广的馬路慢慢走回家去。而且衣服总是敞着，臉上总是带着微笑。是的，誰走在这样的林蔭道上不感到舒暢呢？特別是在平爐旁苦战了八小时之后。可是，你看他今天臉上沒有笑容了，換上一張沉思的臉；衣服不再敞开了，凉风不再摆动他的衣襟。迈腿还是那么慢，可不是以往那样輕快，好象灌了鉛似的沉重了。一看他那副臉相，就知道他有了什么心事。一点不錯，他正在想着一件事呢。

原来今天剛下班，党委書記就把他叫去。党委書記找他談話，对他來說是家常便飯了，所以他也不介意。可是当他一坐定，党委書記說出要他当平爐工长的时候，他可着急了。

“黨委書記，不行哪，我干不了。”他連忙推諉着說。

黨委書記微微一笑，說：“看你那全身的肌肉，一疙瘩一疙瘩的，渾身都是勁，还有什么干不了的。”

“要論力氣的話，那可真難不倒咱，可工長這玩藝兒——要動心思，好歹一句話，就是幾百噸鋼，還有……哎呀！太複雜了。黨委書記，真的不行哪，我才學了一年文化呀。”

黨委書記嚴肅地說：“唔，怕困難啦，怕負責任啦！”

“不，我不是怕負責任。”他連連申辯着：“只是出壞了一爐鋼，我心里怎么受得了！”

“對了，你知道這點就好了。正因為怕出壞了鋼，才要你當工長呢。你看，”他指着貼在牆壁上的“全國鋼鐵工業分布圖”，那上面象滿天星斗一樣，密密麻麻布滿了大大小小的黑點子。一個黑點就是一個鋼鐵廠，全國有多少個鋼鐵廠！“你說，那么多廠誰去領導？誰去煉鋼？現在要你當工長我看都遲了。現在你應該，”黨委書記說着站起來，指着他坐的皮圈椅說：“應該坐在这个位子上當領導，和我們換一換。”

“黨委書記，這些我都知道。”王德才仍舊苦着臉說：“只是文化太淺……”

“文化淺？這好辦。”黨委書記笑着說：“文化淺就不可搞深一些嗎？想想三年前你大字不識還不是當了煉鋼工人！”

黨委書記這一說，他沒有話講了。

就這樣他接受了任務，确切點說，他背了個包袱慢慢走回家去。

他走着，腦袋里象沸騰着的鋼水一樣翻滾着。黨委書記最後那句話引起了三年前的回憶。

三年前他由平爐工友提拔當煉鋼工的時候，也是死活不願意。他說自己名字都不會寫，簽字怎麼辦？還有那些什麼 FeO （氧化鐵） P_2O_5 （五氧化二磷）的就更摸不着門了。可黨委書記說：煉鋼工人不應該怕困難。就這樣，他硬著頭皮當上了。一當上，問題真來了。每天要在交班簿上寫爐頂化沒化啦，前牆貼沒貼啦，糟糕！生米已煮成熟飯，不干也得干了。既然當上了就得想辦法干好才對。他把心一橫，說：“學文化！現在咱才三十八，怎麼就賣起老來了。學！咱當煉鋼工人就要有煉鋼工人的氣派！”

於是，他進了業餘夜校。

他剛拿起筆來寫字，手不住發抖，寫一個字，出了一身汗。他幾次想拉倒，可看着和他同班的工人都照樣學習着，他也就一咬牙，堅持了下來。學了一年，煉鋼工那一套也勉強可以對付了。他想：“好啦，煉鋼工也拿得下來了，文盲帽子也摘掉了，夠了！”他沒有繼續學下去就退了學。

可現在……

他回到家里，太阳快沉入西山了。他踏进门，看见他老婆蔡金花伏在桌上，拿支笔在一下一下地划着什么，他女儿还坐在旁边指点着。他一看，马上把气向她身上发泄起来。“你学这玩艺顶啥用！我肚子饿得呱呱叫了。”

蔡金花站起来，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又是什么事不順意了？”说着便把热腾腾的飯菜端了出来。

王德才近来看着他老婆总有点不順眼：那么太年紀的婆娘了，还学什么文化！簡直是自找麻煩。并且这一来，也不象以前那样每天去接他，帮他拿拿飯盒了。特别是今天，他一看見这情景，触动了他的心境，便发起火来；可是一看他老婆还是那样体贴自己，并且飯菜又都准备得条条停停的，所以也就一声不吱地吃起来。

蔡金花一看他气消了，便問道：“德才，你前几天不是說想好了个窍门，怎么不見动静了？”

“你問这个干嗎？”

“我看你写呀画的搞了好几个晚上，写的那玩艺儿哪去了？”

“老娘們不用管这些！”王德才没好气地說着。

蔡金花暗笑着回头望了望坐在桌边的女儿，两人互相一看，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。

这一下又把王德才引起火了。他把筷子一搁，大声說：“笑什么？”便伸手到袋里去摸，可摸了半天也沒摸出个什么来。他着急地說：“糟糕，搞丢了。”

“爸爸，在这里。”他女儿举着手中一张纸说：“早晨你上班后，在你炕上捡到的。”

王德才脸一下红到了耳根，忙走去夺了过来。一看，上面却不是自己写的字，那字体写得端端正正的，哪象自己写的那么歪歪斜斜的样子。他忍不住慢慢看了下去。嗨！原来那上面写的正是自己写了几个晚上还没写好的东西，并且还比自己想的更周到一些。他不禁高兴得叫起好来。他忙问他女儿是怎么回事，他女儿笑着说：“你问问妈。”

他回过头来莫名其妙地看着蔡金花，蔡金花笑着说：“你忘了你家女儿是钢铁学校的学生啦。你女儿一看你写的那个玩艺，觉得很有道理，就把你没有写上来的字全添上了，又还补充了些，然后，”她说到这里停了停，望着女儿，女儿也直望着她笑。“然后我就把它重新抄了一遍。你女儿说，这一方面是叫我练习写字，一方面也是使这份东西拿出去叫人家看起来郑重一些，不然花花草草的别人看不清楚。”

王德才没有说什么，一副尴尬相，怪不好意思。他也不想出什么办法来解嘲，只好把那纸折好，放在衣袋里，悄悄地走到炕边，一骨碌就躺了上去。

屋里已经暗了下来。蔡金花开灯了，又坐到桌边一下一下地划了起来，不时还低声地和她女儿说些什么。王德才躺在炕上，并不去注意这些，可是灯光里投下的蔡金

花那巨大的身影，却不偏不歪地正好映在他对面墙上，那拿着笔的手不停地蠕动着、蠕动着。他看着看着，忽然想到明天就要上任当工长了，可自己……他又想到了党委書記的話，他暗暗地說：“是呀，工厂是咱們的了。”那張“全国鋼鐵工业分布图”又出現在他眼前，他仿佛看到了全国各地鋼水都在嘩嘩地淌着，他仿佛覺得咱們中国已經赶上英国佬了……“哎！是需要文化呀，去年的皇曆不能拿在今年翻了。以后……”突然，他一翻身坐了起来，对着蔡金花說：“金花，你把那柜子的鑰匙給我。”

“你要干啥？”

“把以前那些書都拿出来，明天起，我要上夜校了。”

蔡金花一听，高兴地回头看着女儿。女儿一时兴奋，不觉一下雀跃地跳起来，跑向爸爸，抓着他的双手不住地搖着說：“爸爸，你做得对。我早就想劝你学文化，可就是不敢說。你看媽学得多快，几个月就赶过你了。本来嘛，炼鋼工人怎么会落在一个家庭妇女的后头呢！”

一句話，可把媽媽触怒了。蔡金花大声說：“家庭妇女也不是好輕視的，不信咱就比一比，看誰进步得快。”

女儿一听，高兴得拍手跳起来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爸爸和媽媽比賽，我当評判，每月考試一次，得胜者奖励……”

王德才和蔡金花相視大笑起来。在这間小屋里充滿了和諧的气氛。

四百零五次的故事

鞍鋼 秦 國 光

會場上响起了一片掌聲。

一个中等身材，寬肩膀，黑臉膛的青年，側着身子由人群中挤着走向主席台。当他在講台前站停之后，掌聲停了下来。會場安靜了。几百双眼睛都盯着他，这眼光射得他臉发紅了；他越觉得自己臉紅，可就越紅得厉害。他說了句：“同志們，”就再沒有說下去。这一刹那，他忽然想起了几个月前也是站在这个台上作檢討时的情景，不由得臉紅得更厉害了，四肢也仿佛沒有地方放似的。

他是六号平爐的煉鋼工，叫刘洪生。几个月前，因为六号平爐前牆只用了八十次就倒塌，他在大会上作了檢討；可这一次却是要他介紹前牆創造四百零五次全国最高紀錄的經驗。虽然會場的气氛和上次完全不同，大家都是投射着羡慕期待的眼光，可他还是情不自禁地紅起臉来。这倒不是他上台講話沒有經驗，确实是因为上次作檢討給他的印象太深了的原故。

會場靜极了，大家都在期待着。他那具有煉鋼工人

特征的臉盤——两个臉蛋加上鼻尖的三点紅——路現出不安的神情，不太大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。突然，他干咳了一声，就大声地講起来：“同志們，咱們能够由最落后的平爐变为先进的平爐，并且創造了前牆四百零五次的新紀錄，这主要是由于党的領導，咱們爐全体工友拿出了工人階級共产主义的气概，敢想敢干，不怕热不怕累，堅苦奋斗取得的……”

他的声音在这寬敞的会場里回蕩着，每一个字都那么响亮，仿佛就是鋼鉄发出来的声音一样。就这样，他給我們講了一个生动而且有意义的故事。

从那次前牆倒塌后，我的心就变得象块石头一样沉，心里老是放不下。那几天，我飯也吃不下，覺也睡不安，見着同志們都有些害怕，要是他們問一句：“嚙，你这个共产党员是怎样当的？”我怎么回答呢？过不几天，支部召集咱們爐全体工友开了次会。开始是互相檢查事故的原因。大家发言都很热烈，都說是只顧了炼鋼快沒顧爐体維護啦，有怕热怕累的思想啦等等。支部書記看大家情緒很高，就叫大家提出下一次前牆使用次数的計劃。这一来，大家一下都变得象个哑巴了。我一看，急了，心想：“咱們怎能光作檢討不提保証，那檢討不成了空头支票啦。”我忙大声地說：“咱們不能光說不做呀！这一次我看至少也應該达到厂里規定的指标：保証使用一百八十

次！”我这一說，工友們又活跃起来，大伙都贊成这个意見。唯有一个助手老張沉默着。老張这人，我是知道的，他干什么都是縮头縮尾的，他只要本本分分干活，不出毛病，不被領導克就行了。咳！这是过去的作法了，現在这样怎么行呢，可他还是不改。他沉默了一会，小声說道：“我看还是別太冒进了吧，要是提出去了，做不到呢，那……那領導就要克咱們了。”三句不离本行，還沒說上三句，“怕領導克”就說出来了。我坚决地說：“提出来了就一定得做到！”最后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見。

这时，天漸漸热起来，貼前牆也就越来越困难了。我想：咱們冬天又不热，前牆才只用到八十次，可現在貼前牆就和上火焰山一样，不要說靠在平爐前貼前牆，就是一走进平爐車間，那股热气就会使你喘不过气来……是呀，有困难呐。“咱們炼鋼工人面前是沒有任何困难的。火，再凶也燒不化咱們的意志！热，再热也烘不軟咱們的骨头！”支部書記的話鼓舞了我。我下了决心：再困难也要維持到一百八十次。以往咱們一个禮拜最多貼一两回前牆，現在咱們提出每班要貼一次。經驗告訴我：凡是新規定的制度，总遵守得不好，大家的借口总是：“不习惯”“活忙不过来”等等。这一回，我到时候就把工具給拿来架在爐門上，工友就給勺里装滿了鎂火泥，我第一个貼起来，接着工友們也就七手八脚地干开了。不管活多忙，不管天气多热，咱們都坚持着。

这时，比先进赶先进的浪潮掀了起来，大跃进的号角吹响了。新纪录不断出现，每天都有突破指标的消息。前墙次数比来比去有的组已加码到三百二十次了。这几天我心里就象钻进一头小鹿，总是平静不下来。我想：咱们六号平爐难道是泥巴做的？就不敢和他们比一比，就这样甘拜下风？不行！说什么也得和他们较量较量，说什么也得作个社会主义好汉！

我把我的想法和几个工友谈了，哪知他们比我更心急。二助手小李一把抓住我说，“老刘，可把我憋坏了。咱们不是豆腐捏的，再热再累，也要干个名堂出来和他们比弄比弄！”

就这样，咱们爐全体工友又凑在一起开了次会。哈！这次会和上次大不相同。上次經支部書記再三启发动員，才不痛不痒說了几句，这一次支部書記也沒有在場，就我在会上做了个临时主席，可大家发言却象放火炮一样，連开会总不說話的一助手老張，也大声而且激动地講起来。大家一致同意把前墙寿命加码到三百五十次。会后，便把我們的口号用大紅紙写了首打油詩貼在車間大門前的跃进台上。打油詩是这样写的：

追光綫乘卫星，
駕着火箭赶老英。
咱們六平會落后，

現在要快馬加鞭爭上游，
八十次“紀錄”咱創造，
三百五十也要出自咱的手。
咱們妙計只一條，
十個大字出心頭：
思想大解放，
干劲沖破天！
你要問干劲有多大，
咱們也有豪語在：
大躍進舉雙拳，
恨天無蓋地無環，
只要鋼錠超英美，
那怕汗水漂起船！
管它團結和友誼爐^①，
一齊扔在咱後邊。
誰是英雄誰好漢，
躍進台上比比看。

這一下轟動全廠了。有好幾個先進的平爐，看見咱們攆上去了，很不服氣，又在醞釀新的數字；好些科室人員看見後都很惊奇，連連說：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！”還有些看

① 團結爐和友誼爐都是鞍鋼的先進集體，曾創造過全國最高紀錄。

了却在背后說冷話。生产計劃科的老孟就是这样。他看完后就說：“哼！什么駕火箭不駕火箭的，只要不再来个八十次打乱了咱們的生产計劃就行了。”我一听，气极了，心想：他簡直是戴着老光眼鏡看人，把人看扁了。咱們炼鋼工人从来就是說一句算一句，等着瞧吧！

这时前墙已快到一百次了。肉(磚)都被火焰吃光了，只剩下了一把骨头(鋼梁)。形势很危急，得赶快挽救它的生命。这天接班后，我就把兵力分布好，一到溶化期咱們就干起来。溶化期有三小时，以往最多只貼半小时就拉倒，今天我却打算干他三小时。我耽心工友太累了，抗不住，就总借口想讓他們多休息一会，“这地方难貼，讓我来，你去凉快凉快。”可工友們哪里肯讓，那长柄鉄勺拿在手里就是不放。爐里的火焰在猛烈地呼嘯着，示威似地吐着长长的火舌，那火舌几乎舔着了咱們的脸；可大家都不离开平爐寸步，好象也在向火焰示威似的。这时又貼到那最难貼的前墙上部来了。我接了过来，一勺一勺地貼着。爐里的鋼水翻騰起来了，火勢越来越猛。我只感到臉象銀針扎着一样难受，开始还感觉耳朵火辣辣的，过了一陣就好象沒有耳朵一样，头也昏眩起来，眼睛也直冒火星。我咬紧牙，努力支撑着，照样把鎊火泥一勺一勺地送入爐里……突然，我觉得眼前一黑，就昏倒了。我醒过来时，看見大伙把我抬到了平台南边的水槽旁，往我头上不停地潑凉水。大伙还七嘴八舌地嚷着：“快点往头上